

AI重构财富管理：机构跑步入场 合规焦虑隐现

中经实习记者 王力凝 记者 夏欣 上海报道

“AI技术正在深度重构资产管理的全链条，这一进程的速度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变革都更为迅猛。”近期，晨星全球CEO兼总裁 Kunal Kapoor 表示，AI改变了财富

财富产业链AI竞赛

“头部自建底座、中小机构敏捷接入、一线人员按需使用”的多层级生态已初步形成。

随着2025年上市券商年报披露进入尾声，“AI战略”成为行业核心关键词。华泰证券(601688.SH)明确提出“All in AI”战略，招商证券(600999.SH)成立“AI研究所”，国泰君安(601211.SH)等机构相继发布大模型。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6年4月29日，已披露2025年年报的上市券商信息技术合计投入约为249.76亿元。

除券商外，公募基金及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亦在同步加码。工银瑞信基金总经理杨帆表示，AI应用已成为影响未来几年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变量。天弘基金量化投资部负责人杨超透露，公司已启动全面AI转型。他认为，在模型迭代加速的环境下，核心竞争力已从阶段性的模型本身转向能够驱动持续迭代的平台机制。

目前，财富管理行业已初步形成“头部自建底座、中小机构敏捷接入、一线人员按需使用”的多层级生态，并沿着两条路径推进：一是机构端投研与服务体系的系统性重构，二是工具化应用在从业者端的常态化渗透。

在投研领域，AI正经历从辅助工具向生产力核心的转变。讯兔科技创始人李罗丹指出，投研工具正从繁杂的数据终端向单一的AI终端演变。其旗下的AI投研产品Alpha派在过去3年服务超过9万名投研人员，覆盖机构超6000家。他观察到，AI对买方资产的渗透已完成“三级跳”：从早期的会议纪要处理，进化到2024年年底具备多步骤拆解能力的智

管理行业的投研分析、组合构建、客户服务、财富管理渠道等多个环节，过去这些技术只属于少数机构投资者。

在这场变革的共识下，大型金融机构自建AI工具、中小机构接入大模型、一线财富经理自己也在使用AI工具。



AI引发一场波及财富全行业、全链条的生产力竞赛。

视觉中国/图

能体，直至今日具备端到端完成复杂投研任务的能力。

这种底层生产力的变革在数据调用上得到了直观体现。阿里云金融行业线副总经理徐志良透露，某头部券商平均每名程序员每天调用的Token数量高达3000万个。这一趋势表明，AI已深度嵌入资管机构的研发流程。

在服务与交易侧，效率提升正由实验室数据转向实操结果。易方达财富总经理韩香介绍，该公司已对投研全流程实施AI赋能，持仓分析报告的生成时间已从人工时代的数小时缩短至约10分钟。

盈米基金董事长肖雯表示，公司内部部署了200余个私有化模型，月均Token消耗量达千亿级，内部AI应用超过3000个。其AI服务系统累计回答客户问题240万个，用户通过率超过90%。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马奔

而在效率跃升的同时，新的不确定性也在浮现：当AI逐步参与决策链条，投研人员的角色边界如何定位？一旦AI介入交易或建议环节，责任归属如何界定？在机构“跑步入场”的喧嚣背后，职业重塑的阵痛与合规焦虑正在接踵而至。

分析认为，全球财富管理机构的AI布局重心正发生转向：从单纯的后台效率提升，延伸至精准客户画像、个性化组合建议，以及通过“实战代练”系统提升投研人员的专业能力。尽管技术供给侧已实现“平权”，但在实际应用端，从业者的使用深度呈现显著分化。徐志良指出，在同一机构内部，顶尖用户利用AI辅助开发的单日花费可达8000元，而尾部用户仍倾向于“手搓人类古法写代码”，两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效率鸿沟”。

这种分化同样存在于业务一线。东方财富证券副总经理邓娟指出，面对全市场超过1万只公募基金，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已无法靠人力覆盖。她认为，利用AI实时辅助投研进行KYC(了解客户)并生成即时投资建议，已成为行业对抗信息过载、实现规模化服务的必要手段。

AI终端下职能优胜劣汰

研究员的职能正从“寻找答案”被迫转向“定义问题”与“逻辑证伪”。

对于财富管理行业的从业者而言，是否拥抱AI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生存题。

“这轮AI浪潮与既往技术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最先冲击的不是体力劳动者，而是智力工作者。”嘉实财富总经理陶荣辉表示，随着AI推理和编程能力的突破，美国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已大幅减少招聘应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这种寒气正加速向财富管理行业的投研核心圈渗透。

“我们最开始以为，最先被替代的会是交易员、产品经理或者投资顾问。”一家公募基金投资部负责人提到，随着AI应用的推广，最受影响的居然是研究员。长期

以来，研究员被视为资管行业的“特种兵”，每日深陷于海量财报、研报与公告的泥潭中。然而在AI眼中，这种高强度的智力作业正面临严重的“生产力降维”。

“行业以前有很多看研报、看数据的终端，但今天只有一个终端，就是AI的终端。”讯兔科技创始人李罗丹表示，AI对买方资产的渗透已实现从基础搜集到端到端处理复杂任务的进化。过去需要一名初级研究员耗费数天完成的财报拆解、背景调查和数据对齐，现在只需通过AI助手即可秒级生成。

杨超认为，在模型迭代越来越快的环境下，人的核心价值不再是维护某个阶段性的模型，而

是转向对底层逻辑的定性判断，研究员的职能正从“寻找答案”被迫转向“定义问题”与“逻辑证伪”。

韩香则认为，AI能将持仓分析报告的生成时间压缩至10分钟，但它无法代替人类顾问的工作，构建基于人与人之间长期互信的深度链接。

“未来所有端到端、所有线上案头工作全部可以被AI取代。”李罗丹认为，未来线下的服务越来越贵，人和人的服务会变成“奢侈品”，一手产业信息的获取、无法被AI集成的非共识认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这些都是未来人工投资研究的价值所在。

AI决策合规边界尚需厘清

机构担忧，但找不到可以对标的规则；从业者谨慎，但缺乏明确的边界参照。

相比岗位重塑，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当AI逐步从“辅助判断”走向“影响决策”，财富管理行业所依赖的信义义务、责任归属与合规框架，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

“如果你用AI来下单，将来一旦出错，从合规的角度，到底是人的错误，还是机器的错误？这有点说不清楚。”在九鼎投资董事长何华看来，AI在多数金融机构的实际应用，仍止步于信息处理和辅助决策，真正介入执行环节的案例极为罕见，因为存在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大量金融机构不敢将AI引入交易端。

DiFi亚太区总经理陈璐莎认为，金融行业AI应用面临三个显著特征，重流程、重合规、重协作，而合规最重要，因为合规是金融的第一要素。现阶段AI在金融机构的落地，很大程度上是将原有 workflow 在合规框架内进行数字化改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替代。

与此同时，AI应用还可能面临一个系统性风险，即算法同质化。当头部机构广泛采用相似的

AI底层模型和策略框架时，市场上的策略趋同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可能放大波动，削弱Alpha的可持续性。杨超指出，正是因为预判到这一趋势，天弘基金选择以AI驱动策略向“独立于市场Beta的Alpha源”方向转型，以期在同质化加剧的背景下建立差异化的“护城河”。

长期关注证券基金与投资理财领域的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律师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对于AI参与金融决策的监管框架仍不完整。现行的《证券法》《基金法》对于AI参与投研决策或交易执行的责任归属均无明确规定。近期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则主要覆盖营销端，对投研和交易环节的AI介入暂未涉及。

这一法律空白，导致“合规焦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无法落地的问题。机构担忧，但找不到可以对标的规则；从业者谨慎，但缺乏明确的边界参照。

嘉实财富总经理陶荣辉认为，责任需要人来“背锅”，现阶段

AI介入财富管理的一个核心约束是法律责任的归属，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AI能否决策核心环节。

宋一欣同样认为，现行法律不承认AI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从海外经验来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对于AI参与投资决策均已形成初步监管框架，核心原则围绕可解释性、责任归属与信义义务展开。国内监管机构的公开表态目前仍较为有限，但行业对相关细则出台的预期正在上升。

马奔认为，正因财富管理业务中充斥着合规风险和信义责任风险，AI在该行业的落地，对风险管理的嵌入要求远高于其他行业，所以怎么把风控嵌入到模型应用和应用流程中，是极为关键的要素。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滕杰律师向记者表示，未来短期内最有可能出现的监管动向，或将集中在AI生成内容的合规审查、算法交易的透明度要求以及智能投研的信义义务认定等具体领域。

“围堵”非法金融App 防非打非三年“总体战”启幕

中经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从短视频平台中高频推送的“0门槛、日入过千”理财广告，到社群里陌生人不断拉人加入的“内幕牛股”荐股群；从声称“国家扶持项目、保本保息”的陌生短信链接，到在应用商店外被诱导下载的所谓“数字藏品”“云挖矿”……这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正是国家即将全面围剿的

非法金融App成顽疾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2025年11月，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曾召开“严厉打击利用App开展非法金融活动专题会议”。

为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中会频繁强调“严防严处利用App开展非法金融活动”？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迪告诉记者，App具有天然隐蔽性，用户很容易通过网络广告之类的渠道下载，且App可收集用户敏感信息用于精准诈骗，而受害者在维权时常面临民事上缺少被告信息无法立案，刑事上不予投资损失的表象而致警察不予立案的困境。

易观千帆金融行业咨询专家陈毛川进一步揭示了上述困境中技术层面的挑战：当前非法App大量采用去中心化部署、境外域名解析、动态链接下发等技术手段，绕过应用商店审核机制，部分平台甚至仅通过私信链接、社群邀请传播，不在公开渠道留存痕迹，给主动排查带来极大挑战。同时，AI生成内容被用于批量制造虚假投资成绩、伪造

目标。

日前，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宣布，在两年专项行动基础上，自2026年起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巩固扩大专项行动成果，实现防非打非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且会议将“严防严处利用App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置于突出位置，并强调要“提升监测预

监管授权，进一步降低了受害者的辨别能力。

从更深层次看，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历经两轮专项整治，非法金融App乱象仍屡打不绝，深层症结集中在法律制度适配不足、跨部门监管协同不畅两大维度。“在制度层面，现有法律法规对移动互联网新型非法金融业态界定模糊，不法分子以数字理财、积分返利、云算力投资等新概念包装违规行为，模糊合法与非法边界，造成行政定性难、司法取证难、案件定罪难，且现有处罚标准偏低，违法成本远低于非法收益，震慑效果不足。在监管层面，非法金融App治理覆盖金融监管、网信、工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各部门监管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通、线索不共享，职能衔接存在缝隙，易形成监管真空。同时，非法金融App呈现跨地域运营、服务器异地部署、资金链碎片化特征，跨区域协同执法难度大，整治多集中于终端清理，难以实现全链条溯源打击，

警精准性”。

这一战略部署的背后，是非法金融活动在技术加持下不断变异、监管难度陡增的严峻现实。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未来的防非打非工作，将不可避免地金融科技深度绑定，既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围堵风险，又要精准打击技术本身所滋生的新型金融犯罪形态。这对金融机构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导致问题反复滋生。”

面对这些盘根错节的挑战，吴迪将当前防范打击非法金融App的核心难点概括为三个维度的倒挂与滞后。首先是违法成本与监管追查成本倒挂。非法App多采用境外服务器、快速更换主体、域名、服务器等技术手段隐匿踪迹，监管面临取证难，导致行政处罚与刑事立案门槛高，法律惩处难以覆盖。其次是协同监管机制存在响应缝隙。尽管部际联席会议已建立顶层协调框架，但应用商店审核(工信、网信)、广告推广(市场监管)、支付通道(央行)、刑事打击(公安)等环节仍分属不同部门，跨部门的数据共享、线索移交与联合行动在时效性与系统性上仍有提升空间，难以在非法活动早期实现“打早打小”。最后是法律定性滞后于业务形态变异。非法金融活动常伪装成科技服务、数字藏品等新业态，规避传统金融监管范畴，现有法律在行为定性和取证标准上有时存在模糊地带，影响了打击的即时性与精准性。

从源头管控到全链路穿透

在曾刚看来，当前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进入常态化制度化3年总体战新阶段，银行业作为金融风险防控的核心关口，必须主动担当，多措并举筑牢金融安全屏障。

吴迪告诉记者，金融机构在多个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首先是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依据《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金融机构须严格执行客户身份实名制，采取充分措施核实和记录客户身份，不得为匿名或假名客户提供服务，并对高风险客户采取强化尽职调查。

其次是可疑交易监测与报告义务。吴迪认为，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并有效运行可疑交易监测体系，对资金交易进行持续监测。一旦发现交易或行为模式涉及非法集资、诈骗等可疑情形，必须依法及时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最后是资金账户的管控义务。“对于依法被认定为涉恐、涉洗钱的资产，或接到公安、司法等机关指令，金融机构有义务立即对相关账户采取止付、冻结等管控措施。同时，法律明确禁止为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账户服务和资金结算。”吴迪表示，金融机构还负有完整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建立健全内部合规风险控制制度等法定义务。

“随着非法金融犯罪不断迭代升级，涉非App借助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数字钱包等渠道隐蔽转

移非法资金，风险隐蔽性、穿透性、迷惑性显著增强，对金融机构风控体系提出更高要求。”曾刚说。

面对这些挑战，一套全新的系统性能力建设方案迫在眉睫。曾刚建议，金融机构须加快风控体系迭代升级，摒弃传统单一交易监测模式，搭建全链路、穿透式智能风控模型，重点针对小额拆分流转、跨平台转账、虚拟货币兑换、数字钱包中转等新型异常交易特征开展精准监测预警。严格落实客户分级分类管理与穿透式尽调，深度核查账户交易场景、资金流向及合作平台资质，清理整治休眠账户、傀儡账户，严防账户被黑产挪用。强化跨机构协同共治，打通与支付机构、同业机构及监管部门的数据壁垒，建立新型涉非风险线索共享、联合研判、联动处置机制，斩断隐蔽化资金转移链路。持续完善内部合规管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新型金融风险培训与内控排查，全方位夯实新型非法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陈毛川也指出，金融机构可以从三方面系统性建设自身能力。一是构建多渠道资金流向穿透能力。与第三方支付、清算机构建立可疑交易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机制，共同封堵涉非资金通道。二是建立虚拟货币资产风险识别与资金结算。针对客户频繁向虚拟货币交易所关联账户转账、通过OTC通道频繁换汇等行为，建立专门的行为特征库和拦截规则，同时在客户尽职调查中嵌入对虚拟货币资产关联风险的评估维度。三是强化科技防御与数据治理能力。

加大对无监督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在反洗钱、反欺诈场景的应用投入，实现对新型资金流转模式的自适应识别。同时建立内部合规知识更新机制，确保一线合规人员对最新监管要求、典型案例的及时掌握。

“对于银行来说，须将防非打非工作深度融入日常经营与内控考核体系，将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具体而言，要全面落实账户实名制管理与开户穿透式尽调，对异地开户、批量开户、空壳企业开户等高风险场景实施从严管控。”曾刚建议，银行应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持续升级智能风控体系，精准识别资金分散划转、夜间高频交易、多层分流隐匿等典型的涉非交易特征，并构建起“智能预警、人工复核、快速处置”的闭环管理机制，将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陈毛川补充道，银行需要深化反洗钱协同。即打破信息孤岛，在现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的基础上，与公安、金融监管、网信、通信等部门建立线索实时推送、案件快速协查、风险联合研判的紧密协作机制，将被动的事后追查模式转变为主动的事前拦截与事中阻断。同时，银行消费者保护要更加主动化。即将防非打非教育嵌入日常业务场景，在手机银行App、营业网点、客服热线等所有触客渠道，对仿冒银行、虚假理财、套路贷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套路进行持续性、反复性的提示。尤其要聚焦老年客群、农村客群、低金融素养群体，开展靶向宣传，切实提升其识骗防骗能力。